

健康口袋系列
CHAOJIPOANSANRENZU

超级破案三人组

CHAOJIPOANSANRENZU
小镇怪影

XIAOZHENGUAIYI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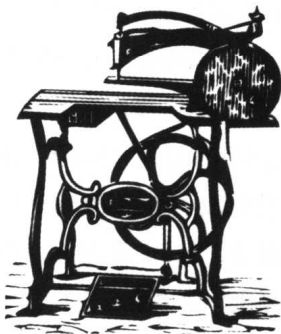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天出版社
TOMORROW
PUBLISHING HOUSE

超级破案三人组

小镇怪影

刘冬瑜 温彪 译编



明天出版社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镇怪影/刘冬瑜,温彪译编. —济南:明天出版社,
2006. 6

(超级破案三人组)

ISBN 7-5332-5156-3

I. 小... II. ①刘...②温... III. 儿童文学-侦探
小说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9802 号

丛书名 超级破案三人组

书 名 小镇怪影

译 编 刘冬瑜 温彪

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电 话 (0531)82098710

发行者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地 址 山东省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104 × 145mm 64 开

印 张 3

千 字 86

I S B N 7-5332-5156-3/I · 1110

定 价 5.00 元

内容简介

NEIRONGJIANJIE



海茨每天都整理房间、每天都准时回家！这就是夏娃和大卫姐弟俩从父母嘴里得到的关于海茨的印象。更为糟糕的是，父母要去非洲的津巴布韦出差三个月，夏娃和大卫只好到萨宾娜姨妈和海茨的家里住三个月！天天同一个模范孩子生活在一起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令人难过呢？

但是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糟糕。姐弟俩发现，在乖巧的背面，海茨有一个巨大的秘密，这个秘密使他们在海茨家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，而且，当他们离开巴利士·格伦的时候，每个人的存折上都有一笔不小的存款，因为他们三个人联合起来，侦破了一个诈骗案，使惯骗落入法网，避免了萨宾娜姨妈被骗婚的不幸结局，他们也因此得到了警方的高额奖金。



DYIZHANG
第一章

关于海茨，我们听到的全是好话。

“如果换了海茨，他这会儿肯定早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了！”每次我们不愿意整理房间，而房间里确实像一个战场的时候，爸爸就会这样指责我们。

“海茨肯定会准时回家！”每次我们回家晚了，妈妈也会抬出海茨来训我们。

“那个鬼海茨！有什么了不起呀，叫那么难听的名字！”夏蛙生气地骂着。

她这么一说，我倒乐了。夏蛙的名字本来是夏娃·玛丽亚·玛蒂德。夏娃·玛丽亚是爸爸妈妈给她取的名字，玛蒂德是她教母送给她的名字，因为她教母自己就叫玛蒂德。这么一来，她就成了夏娃·玛丽亚·玛蒂德。

每次妈妈叫她“夏娃·玛丽亚，过来一下”，她准会急得跳起来。她最大的理想，并且为此做出的最大的努力，就是尽量在班上隐瞒她的真实名字。而我总是把夏

娃的娃叫成青蛙的蛙，她也对此毫无办法。

所以，在我看来，夏娃·玛丽亚同海茨并没有太大区别，只不过夏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榜样。不像那个讨厌的海茨，爸爸妈妈恨不得把他抹到我们的面包上，好让我们天天看得见他，向他学习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比喻。

这会儿我正在抹面包，准备带到学校去，课间的时候可以补充补充能量。妈妈在化妆。这个时候，家里人都尽可能不去打搅她，要不，她的心情从早上开始，就会“多云，有小雨”。爸爸还在睡觉。明奇，我们家那只厚颜无耻的公猫，急躁地潜伏在我旁边，随时等着我手里的香肠不小心掉到地上去。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电话铃响在我们家是家常便饭。我们家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，因为我们家的号码跟一家比萨快送店的号码几乎一模一样。如果是我接电话，我有时候根本不报自己的名字“大卫·齐姆特罗德”，而是直接说：“我们的比萨饼全部卖光了，请您明天再打电话！”有一天晚上，我正这么说的时侯，让妈妈听见了。她说，如果让比萨快送店知道了，肯定会找我们算账。从那以后，只有妈妈不在旁边的时侯，我才开这样的玩笑。

电话还在叫着。这会儿七点刚过一点儿，订比萨还



早了一点儿，我想。夏蛙捷足先登，抢了电话。我只听见她激动地在那儿跑来跑去，嘴里对着电话大声叫着：“好，马上，我叫他！”

“爸爸，是非洲的电话！你快点儿……”

什么呀，我心里想着，非洲？不可能是非洲打电话。不过爸爸还真信了。他跌跌撞撞跑进门厅，抓起电话，不过拿反了，听筒对着嘴，话筒对着耳朵。

这时，全家都过来了，统统围在他身边：妈妈紧张地眨着眼睛，眼睫毛上的睫毛膏还没涂好，看上去乱七八糟；夏蛙光着脚站在那儿，不过这次爸爸没看见，因为他一心一意地在接电话。还有我，这时候当然少不了我。

我竖起耳朵听着。肯定是什么重要事情，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神经兮兮的样子。不过，我一句都没听懂，因为爸爸讲的是英语。可恶的是，打完电话以后，他跟妈妈还接着用英语说个没完。他们总是这样！

每次他们有些事情不想让我们小孩听见，比如关于圣诞礼物之类的，他们就说英语。好在他们这一招快要失灵了，因为明年我就上中学了，那时候，他们什么也瞒不了我（德国小学四年制——译者注）。



夏蛙宣称，她懂英语。我对她说：“快帮我翻译一下，爸爸在那儿说了些什么！”但是她结结巴巴的，说不出什么名堂，还说，这事儿和我没关系。

哼，如果拉斯今天中午打电话来，我肯定要对他说：“请等一下，我去叫夏娃·玛丽亚·玛蒂德。”我得用这个方法报复她。

拉斯是夏蛙的同学加偶像。如果他知道夏蛙的真名，肯定会笑掉大牙，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不过，我现在有别的问题。刚才我们围着爸爸打电话的时候，贪吃的明奇把我夹好的面包肉叼走了。

“该死的老猫！”我生气地冲它吼了一声。那是家里最后一块香肠，而果酱面包我不想带到学校去。你们别以为我不喜欢明奇。但是，尽管如此，它不能拿我的香肠填它的肚子！

我真的生明奇的气了，它吃掉了我的最后一块香肠，真够可恶的。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多钱不断地买新香肠。我准备回房间，偷偷拿一块库存的巧克力带上。

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客厅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妈妈在哭！我轻轻地挨近客厅的门。这事儿肯定跟刚才那个奇怪的电话有关。



“这是一个机会……你想想啊……”我听见爸爸说，“再说，不就三个月吗？”

“孩子们怎么办哪？”妈妈抽着鼻子说。瞧，这事儿跟我们有关。

学校的课早就开始了。我心里大叫一声：“不好！”

飞皮斯，我们的数学老师——我们本来应该叫他朗宁先生。但是，不知道谁说过，他长得像动物园里的猴子飞皮斯。打那以后，我们都管他叫飞皮斯。他非常严厉，最看不惯迟到的人。可是，今天家里的事情更重要，那有关我的前途呢。

我想找个好一点的角落继续偷听，可电话又响了。

“比萨怎么还不送来呀？你们干什么呢！”我听见电话里有人在吼。这时，妈妈发现了我，立刻把我赶出了家门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上学了！

“非洲！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一路上，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。路上研究问题，当然就走不快，这个谁都知道。有一点是很清楚的，电话的那一头不可能是地球的某一个部分，那么，只能是某一个人给爸爸打电话。不过，我左思右想，实在想不出我们认识非洲的什么人。我们



唯一的亲戚是妈妈的妹妹和她妹妹的儿子海茨。他们住在巴利士·格伦，好像是巴伐利亚的一个什么地方。（巴伐利亚，德国南部的一个州，境内有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，首府为慕尼黑——译者注。）

这么一路想着，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许多。我到学校的时候，学校的第二节课都已经开始了。我们第二节是鲍泽尔太太的德语课。她的课最没劲，我们都懒得给她取外号。

“她可以代替任何催眠药。”奥立弗曾经这样宣称过。他说的肯定没错。他是我们班的留级生，学校的老师他基本上全认识。

不过，鲍泽尔太太有一大优点：她记不住任何人的名字和模样——简单地说呢，就是健忘症。她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，第二天她自己全忘了。我们每天早上都想，如果她忘了来学校上班就好了。这样的事儿倒是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我已经想好了办法，怎么避免自己的名字上班级簿。平常有谁迟到，准得被记上一笔。

我悄悄溜进学校的休息厅。首先，千万不能让学校的管理员看见我。接着，我飞快地跑到教室门口，把外



套和书包放在教室门口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然后，我大大方方地打开教室的门。一时间，二十五个学生全转过身来看我——对他们来说，总算有点儿新鲜事儿，可以调剂一下了。

鲍泽尔太太当然也注意到我了。她说：“嘿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，安德雷亚斯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是大卫。五分钟前您同意我去厕所的！”

鲍泽尔太太看上去有点迷茫，显然想不起来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她耸了耸肩，难堪地笑了笑，然后嘟哝了一句：“哦，哦，是这样。”

这个时候，我简直觉得她好极了。我甚至当即决定，将来再也不惹她生气了。至少，我现在下了这么一个决心！

非洲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可能是有人邀请我们去非洲？我好像已经看见大象们了。老天，看同学们怎么羡慕我吧——还有那些老师！想到这儿，我决定到时要假装无所谓地到学校去，直接去校长办公室，对她说：“最近一段我不能来上学，我要到非洲去旅行，三个月！”

中午回家的时候，我看见餐桌上摆的又是比萨。



“对我们来说，这倒是一个优点，”爸爸说，“连我都记住了比萨快送店的电话号码。”

中午吃比萨饼，这在我们家通常是一个信号，意味着将要出现危机。就是说，整个上午，爸爸妈妈都在讨论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没有时间准备一顿合理的、含丰富维他命的午餐，而合理的饮食是妈妈长期以来孜孜不倦、锲而不舍的追求。他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做饭的：爸爸是考古学家，就是那种专门研究古代的破锅烂瓦的人。不过，目前没有什么东西等着他挖掘、研究，所以他改开出租车了。妈妈原来是他的助手，爸爸没有工作，她当然也就跟着失业了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非洲呀？”吃中饭的时候，我问他们。我觉得，早上的电话肯定是邀请我们去非洲的。

爸爸听见我这么问，吓了一跳，手里的比萨饼也掉到裤子上去了。要在平时，妈妈早就小题大做了：“谁洗谁烫啊，啊？”还有：“你们就不能做一个文明人，吃饭的时候用餐巾纸吗，啊？”但是，她今天什么都没有说。奇迹！她看上去比平常苍白一些。对了，我早上离开家的时候，她的妆还没化完呢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去非洲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大家都莫



名其妙地看着我。

夏蛙鼻子里不屑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干脆站起身，走了。

爸爸慢腾腾地说：“大卫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……”

哈，这样的开场白我已经听多了。每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就成了大孩子了，该懂事了。但是，当我有真正重要的事儿的时候，比如说，跟朋友们一起骑车出去玩儿什么的，我就又变小了。我知道，这回我又惹上麻烦了。

“大孩子了。”爸爸又重复了一遍。他一紧张，就会重复前面的话。有些话，他甚至会重复三遍。通常这种情况下，妈妈都会急得跳起来。

这会儿她也打断了他。“大卫，你知道，你爸爸已经失业好久了。今天早上，津巴布韦（南部非洲国家，农业发达，有南部非洲粮仓之称——译者注）的一个研究所给爸爸来电话。他们需要一个人帮他们干三个月。这对爸爸来说，是一次机会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他能在哪儿工作，那么他在那儿搞出的研究成果对他今后的事业就会大有帮助。再说，”她停了一下，眼眶有点湿润，我



看她快要哭了，“总共只有三个月。”

在津巴……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，津巴巴韦还是什么的，反正是非洲。哈哈，在津巴巴韦呆三个月，不用上数学课，太棒了！

“好哇！”我回答说，“我觉得爸爸应该利用津巴巴韦这个机会。”

“求求你，是津巴布韦，你这个笨蛋！”夏蛙又到厨房来了，她纠正我说。

“管它叫什么呢，反正好就行了！”我反驳她说，“我们在那儿，可能会住在一间竹子做的房子里。我们在那里吃什么呀？可不可以带点巧克力去？那儿可能没有花生巧克力……”

但是夏蛙不让我把话说完。她打断我说：“你这个笨蛋，这次旅行没你什么事儿！”看见我脸上吃惊的样子，她补充了一句：“也没我什么事儿！”

什么？爸爸妈妈两个人去非洲？把我们扔在家里？他们晚上从不出门，号称害怕我们两个孩子在家里会出什么事情。而且，如果我们要去什么地方，非得跟他们说清楚具体地点，如果晚那么一点儿回家，还得给他们打电话。“我必须知道，我的孩子在什么地方。”妈妈经



常这么说。现在好了，他们俩要把我们扔在家里！

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“你别给我添乱了，已经够乱的了。我们为的是你们的前途。”爸爸对我说。

这时，电话响了，爸爸奔过去接。他跑那么快去接电话，肯定是为了躲我们远点，省得看着我们苦大仇深的样子难受。

我们坐在那儿，瞪着眼睛发呆。妈妈也不再说什么。时间一分钟一分钟默默地过去了，没有人开口。让妈妈安安静静地反省反省吧，谁让她把我们丢在家里不管的！

她不管我们了。我细细地想着玩味着，越想越有意思。我们从此可以吃麦当劳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了，爸爸妈妈远在天边，不能禁止我们干什么。再说他们也得做出一点儿让步嘛。

再也不用讨论、商量，晚上我们可不可以晚点儿上床。收拾屋子的事情，哈，当然也没人管了。还有完全自由的领地——我的朋友想什么时候来，就可以什么时候来。没有人会过问我是不是练过钢琴……

“可以！”想到这儿，我决定让他们走，就当他们休假三个月吧。再长可不行，往下我就该过生日了，夏蛙



能送什么礼物，我根本想都懒得想。

夏蛙想了很久，得出的结论大概和我差不多。

“我们不做爸爸的绊脚石，”她对妈妈说，“我想，我们真的是大孩子了，我们就……”

“好了，她同意了。”爸爸结束了今天第二个重要电话，走过来对我们说。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条，脸上喜气洋洋的。“上面写着他们要带的东西。今天这个日子值得庆祝，我们现在一起喝杯香槟吧！”

“谁同意了？同意什么了？”夏蛙着急地问。

妈妈开始找词了。她说：“夏娃·玛丽亚·玛蒂德，大卫，我们不能让你们俩单独住在这儿。所以我给萨宾娜和海茨打了电话，问他们，这三个月你们可不可以到他们那儿……”

“去住！”夏蛙帮她把话说到底。

我简直都傻了。先是不让我们跟着去非洲，这已经够可以了，现在还要把我们送到巴伐利亚的姨妈和海茨家里去。去那个模范少年的家？不行，这太过分了。

夏蛙的心情和我一样。在萨宾娜姨妈家，肯定不会有我们梦想的自由领地。那个模范少年，完全就是个应声虫，大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！跟这样的人能一起



过三个月吗？

夏蛙和我对视了一下。平常我们总是斗嘴，至少爸爸妈妈是这么说的。但是，有时候，我们必须团结一致。这样的时刻现在来临了。

妈妈说：“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我已经和你们学校的领导谈过，巴利士·格伦那边也没问题。下个星期你们就搬过去！”

“巴利士·格伦！”夏蛙绝望地叫了一声，“去那样一个地方，跟任何人都没脸说。”

“那儿嘛，”妈妈带点挖苦的口气说，“当然不是什么世界知名的地方！不过，巴伐利亚的画家阿尔贝特·西格慕德总是去那儿度假，所以对你们俩来说，也就够级别了。”

事情有点儿白热化了。显然，夏蛙和我有必要立刻开作战会议。他们接一个电话，就决定飞到非洲去，而把我们两个遣送到巴利士·格伦去，而且还是去海茨和他妈妈家。不行，我们不同意。

夏蛙和我对坐在我的床上。我们开始挖空心思，绞尽脑汁，希望想出一个对付他们的办法。

“你怎么不再咳它一次呢？”聪明的姐姐出了这么一